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三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內則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姚氏際恆曰燕食燕居之常食也鄭氏以燕食爲饗禮豈有大夫燕賓而膾脯不備者乎孔氏曰士不貳羹胾謂士燕食也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又豈有士常食得貳羹胾而燕賓反不得貳者乎餘說見後羹食下

姜氏兆錫曰疏曰此因上文人君燕食而言大夫以下之等也徒猶空也明非耆老則徒食也

方氏曰羹胾食之配闕一不可特不貳之而已大夫則貳之矣

方氏苞曰當為燕居常食若燕饗備物以養賓無膾脯不兼羹胾不貳之義下文所云自諸侯至于庶人無等謂羹與食耳若膾胾之類則有等也疏謂燕食非朝夕常食誤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

燒雉薌無蓼

姚氏際恆曰芥辛菜用之即如蔥韭之調和食物也鄭獨以芥爲芥醬蓋上云魚膾芥醬不知此總論膾非單屬魚也鄭之附會類此

朱氏軾曰蔥之氣達薤之性溫故宜春芥蓼性辛故宜秋脂用蔥膏用薤春夏無分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又言調劑之法與其避忌之謹也芥旣芥醬也凝爲脂釋爲膏三牲牛羊豕也藙茱萸也用藙若醯以和三牲用梅以和獸鷩不爲羹蓋烝煮而已三者皆切蓼以雜和之故曰釀之蓼也魴鱮

二魚宜烝雛鳥之小者宜燒雉則或燒或烝或羹皆可故不言也薌謂香草若白蘇紫蘇之屬四者皆調以香草故曰薌無蓼也

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去起呂反下並同尻苦刀反腦如老反

陳氏澔曰或云醜頸下骨能毒人

姚氏際恆曰凡云不食云去者其不利人與不堪食兩義皆在內鄭氏皆以爲不利人非後儒皆從此推說殊鑿不食雛鼈陸農師謂鼈固美矣然猶不食雛他物可知此又近戒殺之說非記文意乙爾雅云魚

腸謂之乙此說甚明鄭氏謂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此頗附會且本文但言魚不言何魚也

陸氏奎勳曰非以不和而不食嫌其爲後出也

姜氏兆錫曰此九者皆不利于人故或全不食或有所去也雛鱉伏乳者爾雅魚腸謂之乙舊謂魚骨如篆乙形能鯁人者非醜竅也或云頸下有毒骨也陳氏以不食爲句味文義不食自連雛鱉爲句下八者則食之中各有所去也

內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

梨曰攢之

梨曰攢之 臢丁敢反攢再官反本又作鑽

孔氏穎達曰棗易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栗多虫數數布揀撰省視之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臢柤梨恐有虫故一一攢看其虫孔

朱氏軾曰脫脫骨也作削鱗也新拭之使新也撰選擇也臢拭去其毛使光滑如臢也攢攢看其虫孔也

姜氏兆錫曰脫者除其筋膜作猶蔪也削其鱗鬐新猶潔也撰猶選也栗多虫蠹宜選也臢拭其毛令清滑如臢也攢亦治其蠹處也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

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奧鹿胃庮音由泠音零毳毛如毳也毳昌鋭反躁早報反皫劉普保反徐芳表反又普表反沙如字又所嫁反貍音接腥依注作星般音班臂本又作擘必避反徐芳避反漏依注作螻音樓鵠胡篤反鴇音保奧於六反胃音謂

吳氏澄曰夜鳴至般臂言其形之病庮羶臊鬱腥漏言其臭之惡有此病形必有惡臭其肉皆不宜食也

陳氏澔曰此雞下九物亦不可食

姚氏際恒曰泠零通泠毛而毳謂羊毛零落而細腥如字鄭改為星非其改之意想以上春宜羔豚一節以腥屬雞此以腥屬豕因其不合故改耶庮羶臊腥

漏皆古文字法周禮易漏爲螻無意義鄭反據之謂漏當爲螻如螻蛄臭尤不通周禮內饔此文易鬱爲貍望視爲盲眡漏爲螻

裴氏兆錫曰本條見周禮內饔職言牛夜鳴者肉庮而臭羊毛本稀拎而毛端結者肉羶狗股無毛而躁者肉臊鳥變色而無澤鳴而其聲沙嘶者肉鬱而腐豕舉目高而目睫毛交者肉中生小臭肉如米而星馬脊黑而前頸毛斑者肉如螻蛄而漏六者皆不可食也舒雁鵝也翠尾肉胖脅側肉也舒鳧鴨也鴇似雁而大無後趾與其髀肶也此九物亦不可食不

言者省文也

齊氏召南曰與周禮內饔職文同按內饔稍不同惟鳥皫色而沙鳴鬱鬱字周禮作貍音義云貍音鬱徐於弗反馬黑脊而般臂漏漏字周禮作螻此注云漏當爲螻則从周禮豕望視而交睫腥望視周禮作盲眂彼注杜子春曰盲眂當爲望視則从禮記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姚氏際恒曰大者爲軒與野豕爲軒軒字同義蓋菹類也言切之大者可以爲軒說見前牛修下鄭氏于

大者爲軒則曰大切于野豕爲軒又曰菹類其以軒爲大切非也以軒爲菹類是也鄭又于細者爲膾曰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以聶證軒郎謂軒爲大切之意非也于麋鹿魚爲菹野豕爲軒曰菹軒聶而不切郎謂軒爲菹類之意是也或曰以下乃少儀之文則知少儀在內則之前以上言飲食之制凡宜食不宜食之物乃造作煎和之法多有不可詳者又有不合于今者蓋古今異制土地異俗食性異宜或有然也若不可詳而必求詳之則鑿不合于今而必牽强以爲說則違心矣

陸氏奎勳曰句絕辟當作擘

姜氏兆錫曰細縷切爲膾片大切爲軒菹軒辟雞宛脾皆切肉之名時失其制故稱或曰以疑之疏謂大切若全物爲菹細切爲齏餘未聞也凡此切葱若薤與肉置之醋中浸漬而熟則柔軟矣少儀亦見此條頗有同異

任氏啟運曰此以上列品物之珍美周禮珍用八物鄭謂淯熬一漬毋二炮豚三炮牂四擣珍五漬六熬七肝膋八呂希哲謂炮不宜分益之以糝愚謂炮可分爲二則熬亦可分爲五糝可收之珍中酏不可棄之

珍外朱子以此節屬之養老禮蓋此但列食品之美
非爲八珍作註也故并以膾軒類屬之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
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于房中五
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食音嗣坫丁念反

崔氏靈恩曰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左右爲房房外
有序序外有夾室

吳氏澄曰士言于坫一疑亦在房中或北堂之角也

張氏怡曰上言大夫士庶燕食有無以肉食言也此
言無等以羹食二者言也閣木爲之而高坫土爲之

而畀此其別也
姚氏際恒曰前云士不貳羹胾此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畢竟兩說有礙此疑從兩處採入不必曲解天子諸侯廟制皆有東西房及東西夾室知諸侯有東西夾室者公食大夫豆于東夾南宰東夾北是也大夫士皆東西房說見禮器天道至數下但無夾室下妻將生子居側室指大天士言此側室非夾室也廟制若此正寢可知爾雅云無東西房有室曰寢其文對廟言之則廟寢也陳用之曰此文謂天子之閣五左右達各五者在于左右夾室也公侯伯于房中五者公侯伯雖有夾室但以閣之五分設于東西房中漸

近也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者蒙上言皆在東西房可知孔氏諸大夫于夾室誤也豈諸侯不得于夾室而大夫反得于夾室乎此誤本于鄭氏曰大夫言于閣與天子同處又謂士于室中爲士坫此既不知爲房又未敢直言夾室而但曰室中其含糊可見閣木爲之有門坫土爲之猶爵之坫陸農師謂凡閣皆用坫非大夫七十始有閣士爲坫則無閣陸謂士亦有閣亦非

朱氏軾曰大夫于閣士於坫兩于字下有脫簡

陸氏奎勳曰其數十諸侯倍降爲閣五大夫降諸侯二爲閣三士一閣并易其名爲坫此本宮室之制鄭

註又以三牲魚腊爲五豕魚腊爲三豈非騎墻之見乎

姜氏兆錫曰此分二節又言君以下至于庶人之同異也等差也羹與飯常日所食故不以貴賤爲差也秩之言常也五十始命爲大夫衰而未老故無秩膳七十老而致仕有秩膳則有閣矣閣以板爲之以庋飲食者也達夾室也疏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也天子尊庖廚故閣于夾室而左右各五諸侯卑庖廚近故閣于房中而唯有五大夫卑其于閣則三士又卑不得爲閣但有土

坫而已陸氏曰大夫言于閣三郎蓋上房中可知矣

氏曰士言于坫一蓋亦在房中或比堂之角也五者

三牲魚腊三者豕魚腊也　此章類言飲食之品而

未畧舉其差也

方氏苞曰貴賤之等辨于鼎簋之多少庶羞之有無

至于羹食則所用之物製作之方上下同之不容有

異也　又曰天子諸侯朝夕膳品有常大夫則惟所

便七十而有閣非秩膳也恐不時需食故庋置于其

旁　又曰疏以閣爲庖廚所庋爲三牲魚腊非也君

子遠庖廚未聞置正室之序外也蓋非朝夕常膳乃

果蔬飴餌脯醢之屬所以備不時之需耳據上文大
夫七十而有閣則士亦當然以文義測之似天子除
中央正室外自左右房達左右夾室皆有閣數各五
諸侯則于一房之中設五閣而不論左右大夫于房
中設閣三士設坫一承諸侯于房中之文皆設于房
中也無以見大夫之閣于夾室士之坫于室中也室
中正寢不宜庋食物注達夾室以最遠故云達
任氏啟運曰天子備物故閣多未必定以五牲分五
閣且此止取飲食之易給者非庖廚也禮君子遠庖
廚若如是之近日見其死日聞其聲何遠之有哉又

日膳之精美者或其心之所嗜或其養之所宜有常
庶其求無不獲也天子諸侯卽位卽置閣以優尊也
大夫七十置閣以優老也推之王亦必七十有坫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
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
學達于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
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
飲食不違寢膳飲從于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
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
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

人不煖矣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仕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粻知良反殽古交反給其劫反本又作袷音冐亡報反旋乃管反翫直遥反下同珍從之從才用反又加字與音頍下同齊側皆反衰七回反冔況甫反縞古老反

王氏應麟曰養老在家語則孔子之對哀公在書大則春子之對宣王記禮者兼取之宣王問于春子曰寡人設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春子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云云呂氏春秋春居問于齊宣王曰今主爲大室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

反何諫寡人之晚也此即大傳所謂春子但其名不同

朱氏申曰瞽亦如之以廢疾也亦非人不養也

姚氏際恆曰自凡養老至此六章除不坐一章外王制與此同論見王制以註疏皆詳于彼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樂音洛下同養羊亮反

陳氏澔曰忠養以上是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

則終孝子之身也

李氏光坡曰忠養二字宜玩味夫子戒子游以不敬正欲其盡心也終孝子之身不惟愛所愛敬所敬也祭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耆則飲食忠養以上亦終吾身而已

姜氏兆錫曰自心志以至寢處飲食本末該內外備孝子以是終身故曰孝也終身以下又推言以明之愛所愛敬所敬正終孝子之身以安樂之而不違也

方氏苞曰統言之曰樂其心凡其心之所樂者必務稱也不違其志則以心之偶發者言之

齊氏召南曰石梁王氏曰養老也一養字蒙上文當從上聲忠養之養當從去聲按孝子養老即是養親亦是去聲故釋文總音羊亮反無所分別王氏謂養老蒙上文非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有音又惇音敦

張氏怡曰有善則記之所重在惇厚之德也故曰惇史三王乞言亦不專恃言徵具此禮耳所重亦在惇厚之德故亦有惇史

姚氏際恆曰亦微其禮鄭氏謂依違言之求而不切若然是以虛僞從事矣可乎孔氏曲解不切以爲不偪切非也陳可大直解亦微其禮爲不誠切以求之忘本文而從鄭尤可笑孫文融曰微其禮者蓋以爲餘事所重仍在憲得之　此一章言養老辭義古奧而王制獨無之故知以上王制取內則也

姜氏兆錫曰憲法也乞求也惇猶善也言養老之禮五帝惟法其德耳求言之禮則三王始之五帝惟法其德故養氣體而不乞言但記其善爲惇史而已三王求言亦未嘗不法其德故其後乞言禮亦微畧而

必皆有惇史焉蓋言其異而同也　此章言在上之制與凡所以養之之義

齊氏召南曰方愨曰五帝之憲也而老者未嘗無言要之以德爲主耳故曰有善則記之蓋可記者言故也三王之乞言而老者未嘗無德要之以言爲主耳故曰三王亦憲

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

姚氏際恆曰陸稻未詳孔氏謂陸地之稻郝仲輿駮之謂稻爲有陸種者是也然自解陸爲乾燥歷陸則

不通矣毋鄭氏謂讀爲模模象也作此象湆熬甚迂

按凡煎膏味厚者爲母從其中所出味薄者爲子故

曰湆母

朱氏軾曰沃之以膏故曰湆煎醢加于稻故曰熬

姜氏兆錫曰湆沃也熬亦煎也以陸地之稻爲飯上

加煎醢沃之以膏也此八珍之一也疏曰毋讀爲模

猶象也象湆熬而爲之但用黍飯爲異也此八珍之

二也

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于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

之以墐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

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于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

姚氏際恆曰此節但言炮豚一物將如字謂若刲之刳之須實棗于腹也云若將者以見未刲刳前宜備棗以實之也鄭氏欲强合周禮膳夫八珍之數以將爲牂詳後謂此節言炮豚炮牂二物謬妄殊甚觀下云以付豚何以不言付將且前後皆言羊下節即言擣珍取牛羊此何以獨爲牂且不爲牂而爲將此亦淺鮮易見其謬妄者而世儒以其所言合于周禮八珍之

之說遂謾不加察至今貿貿爲從其說無敢異者可歎也薌卽上薌無蓼之薌鄭謂使之香美亦非

朱氏軾曰以豚言豚牂可知矣煎畢將豚牂析爲脯置小鼎中又以小鼎實大鑊中煮之

姜氏兆錫曰塗而燒之故以炮名將之爲牂牡羊也刲之刳之殺而去其腑臓也萑蒲葦之屬苴裹也墐說文黏土也濯謂以涼水濯之也皽膜也手擘泥不淨又兼肉熱故必濯諸水然後摩去其膜也溲沒也用稻米粉將溲爲粥以敷其外乃煎以膏而使沒之也言豚不言羊者省文舊謂羊則解析其肉以粥和之

也薌香也解析之薄如脯而香美也脯在小鼎內而
小鼎又置在大鑊湯內不使水沒壞脯如是毋絕火
三日夜而後以醯與醢調和之此八珍之三之四也
方氏苞曰注疏以前言豚若牂此獨言豚遂謂豚全
羊解析非也曰豚若牂或豚或牂也曰以付豚則牂
可知矣如曰以付豚若牂則豚牂其鼎之辭也先儒
所以爲是說者謂牂爲牡羊則其體大耳不知曰小
鼎薌脯于其中則羊亦以羔可知矣不曰羔而曰牂
兼辨其牝牡耳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

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脄音每徐七代反餌音二一本或作皽下句作餌

陳氏澔曰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反捶之又側捶之去其筋餌既孰乃去其皽膜而柔之以醢醢

姚氏際恆曰餌即上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于肉者亦即下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是也鄭氏謂筋腱殊杜撰餌之非筋腱不辨自明且牛羊麋鹿麕之筋腱皆可食古自與今同何必去之乎孔氏曰餌筋腱也者以經云去其餌又去其皽皽即爲皮莫則餌

非復是皮莫故以爲筋腱如疏說使下無去其皽之文則又必以餌爲皮莫矣可笑哉是疏之說要亦不得已而從之爾其每爲註之供狀如此郝仲輿解餌不誤然謂餌乾肉熟則去餌又非也下云孰出之則此承捶反側之句肉固未嘗孰也蓋餌易孰肉難孰餌煎熟卽去其皽也鄭若死泥去字解所以誤耳

朱氏軾曰惟牛最大然他物亦與之等無多寡之分

姜氏兆錫曰夾脊肉曰脄若一多寡均也捶擣也餌謂筋也反捶之又側捶之乃去筋餌以令之熟然後去膜而柔以醢醯此八珍之五也

漬取羊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湛子潛反直廉反又將鳩反期音朞

陳氏澔曰絕其理橫斷其文理也

姜氏兆錫曰絕橫斷之也理肌理也湛亦漬也期朝匝日也醷梅醬也此八珍之六也

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是也孔氏曰七者謂一湻熬二湻模三四炮取豚若牂

五擣珍六漬七熬云其一肝膋則糝下肝膋也但作
記之人文不依次故在糝下陳之按鄭執周禮膳夫
珍用八物之文以此章妄合其數最爲可笑後世皆
承其謬誤而罔覺也此章亦不過列敘飲食之制與
前數章等並未嘗以此章爲八亦未嘗以爲珍也自
周禮襲此爲八珍之說其珍字卽取文中擣珍珍字
也若記文果以八爲珍何以竟無其說且何爲獨以
擣云珍而他處不云珍乎不必辨而可明者但周禮
所取之八今不可知其意姑以數按之亦不合如一
淳熬二淳毋三炮豚四擣五漬六熬熬卽上淳熬之熬卽此見記文

稱無分別也　七糝八肝膋九酏則爲九而非八如鄭意又以糝與酏合醢人糝食酏食謂羞豆之食不在其數則爲七而非八于是無以合之乃以將字作牂字增一炮羊以爲八焉其妄誕欺世如此說見前　郝仲輿不從鄭炮羊之說併連糝酏以爲八駁鄭謂若糝酏非珍乃豆羞之實然則珍豈不薦之豆乎其說若是但自列其數仍是九而非八且墮周禮及鄭氏之雲霧不淺也孔氏又因肝膋在糝下反寃作記之人文不依次嗟乎自周禮有八珍之文鄭氏牽合于內則後之解內則者無不逐段詳列其數甚至有以爲錯簡

脫者即此而觀禮經殘闕不幸又有周禮以亂之始于鄭氏誤信周禮繼以諸儒誤信鄭註其相沿致誤至于如此禮雖欲不亡何可得哉故曰禮亡自漢至今矣

朱氏軾曰施猶布也

姜氏兆錫曰火上爲之故曰熬生擣去膜然後布于編萑灑以薑桂而因加之之鹽釋謂以水釋之也此八珍之七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姚氏際恒曰鄭氏以此節併下取稻米節強合周禮醢入糝食酏食不知周禮正襲此也孔氏又曰此先陳糝食者亦記人不次宛哉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幪音蒙燋又作焦子消反

孔氏穎達曰鄭意八珍一淳熬二淳母三四炮豚若牂五擣珍六漬七熬八肝膋記文不次故肝膋在糝下

呂氏希哲曰上八者所謂珍用八珍也據正文淳熬也淳母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膋也注疏

非是

朱氏軾曰幪者以脋覆之徧是卽所謂濡也

姜氏兆錫曰幪覆也脋腸間脂也舉皆也謂以脋覆肝而炙之使濡者皆焦爲度而食之不用蓼也此八珍之八記者文不依次故雜在糝食酏食間也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酏讀爲餰之然反之善反

鄭氏衆曰爲酏以酒酏與稻米爲餅

朱子曰內則一篇文理密察法度精詳見古先聖王所以厚人倫美教化者無所不用其至某疑中間似

有難看處如飯黍稷稻粱止大夫于閑三士于坫一
二節與上下文似不相蒙豈特載此因以著夫貴賤
品節之差耶又凡養老至元衣而養老一節疑王制
之重出不然亦豈先王之成法因于事父母而達之
天下以及人之老哉又曾子曰一節雖承上章養老
之文而云然此篇既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則是古昔盛時朝廷所下教命恐不應引到曾子之
言疑是他簡脫誤在此又凡養老五帝憲至皆有惇
史一節疑錯簡恐或當在上文元衣而養老之下又
湆熬止以與稻米爲酏一節亦疑錯簡恐或當屬上

文冬宜鮮羽膳膏羶及雉兔皆有苄之下自此外數
節上下井井有條獨此未易曉暢
姜氏兆錫曰胸臆曰臅蓋㣲溲稻米之粉爲之而配
以狼胸之膏也此卽周禮醢人之酏食此章又類言
珍羞之品也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三

浙江書局刊

吳道堪校

汪自强校

張景雲校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四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內則

禮始于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于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楎音輝

吳氏澄曰夫婦得相親者且如此則非夫婦者其明徼厚別又當何如

姜氏兆錫曰此分三節夫婦人倫之始故首謹之閽掌守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見周禮椸枷音義見曲禮植者曰楎橫者曰椸笥篋器同曰簞方曰笥餘並見前少賤之事尊長如婦之事夫皆以斂藏爲敬也斂枕于篋斂簟席于襡皆文耳此章申言內外男女之禮而末因以爲事貴事長之例也

方氏苞曰內則后王命冢宰所降也故舉宮廷之制以示則焉　又曰斂枕篋與簟席襡褻器而藏之也褻器虎子之屬

任氏啟運曰人倫日用莫不有禮而始于謹夫婦者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天地不辨則無以爲交男女不別則無以爲合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君臣有朋友而禮義皆有所錯故謹夫婦人倫之首萬化之原也　又曰此一節則禮之謹于居室者也宮深則言語不聞門固則出入有制閽守門者寺守宮者大夫以下無寺人而內外之閑則士庶亦同也男治外政故不輕入女治內職故不輕出外謀不及婦人故不入牀第之言不踰閾故不出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

陸氏奎勳曰惟及七十同藏無間承上枕簟席襡而言舊本原連上文

姜氏兆錫曰及至間別也蓋老則禮所不加矣正以明末老者之必以禮也

方氏苞曰及七十則無專妬之嫌故可同藏無間若夫年方盛則宜御妾媵以廣嗣續釋幽怨妻不得專寢也先王制禮後宮進御之夕皆掌于內小臣而冢宰擾以節制雖天子不得專君不就后夫人之寢而后夫人各以所當之夕進御于君之內寢則專妬害嗣之禍何由而作哉

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姚氏際恒曰必與五日之御男子五日一接婦人與音預鄭氏謂此爲諸侯禮五日御九女徧附會謬說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鄭謂避女君之御日尤謬蓋既以上分別夫人以下兩兩而御則是當夕矣于此說不去故又爲此謬解也又鄭于此以當夕爲女君之御日而于小星之詩又引此文謂凡妾御于君不當夕其自露破綻如此

陸氏奎勳曰將御者齊漱澣泛指室中待御者鄭註以角爲衍字家農師以角拂髦爲末笄之飾若不敢當御者皆非也觀下文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豈亦承妾御之文耶

姜氏兆錫曰當夕曰御天子之制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諸侯之制姪娣六人當三夕二媵當一夕夫人當一夕凡五日而徧此謂諸侯也齊謹于素也漱澣以下謹于初也櫛縰之屬並見篇首舊謂角字衍也必後長者謂得以序

及也不在謂有故或歸寧之屬避女君之御日故莫
敢當也此尊亦承上章之意也首二句以起下文妾
雖老以下言制之平將御者以下言儀之肅雖婢妾
以下言恩之周妻不在以下言法之正
方氏苞曰媵妾將御恆情所用爲燕私狎昵也而教
之以齊所以輯男子之邪心而使謹于禮也必如是
然後內和而家理
任氏敢運曰御女之法鄭謂天子御女八十一人自
朔日始九九而御其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
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

而徧望後反之諸侯姊姪六人兩兩而御當三夕二媵當一夕夫人當一夕五日而徧大夫一妻二妾三日而徧士一妻一妾二日而徧愚謂鄭氏說禮惟此爲妄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豈皆爲御寢設哉周禮有六卿無三公有九嬪無三夫人傳曰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則三夫人不必備唯其人可知矣于嬪言九于世婦御女不言數則世婦御女不備數又可知矣天官世婦不言數春官世婦乃言每宮卿二

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是世婦雖間取媵妾要以取之卿大夫士之妻爲常也蓋三公與王坐而論道乃王之師傅三夫人與后坐而論道亦后之師傅必公侯之妻年高望重者始得爲之不然寍鈌世婦必伯子男卿大夫之妻素稱禮明行修者始得命之以贊助后之內政與宗廟賓客之禮事故曰世婦命于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也彼有男子可從豈王妾乎白虎通言天子諸侯皆一娶九女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而此所娶之國必有幼而待年者則天子自后而外

其御者不過女嬪即嬪亦不必有九如天子九卿實六官也烏有三夫人二十七世婦皆當御者哉至于八十一御女則給使令于后年十二選而入年二十遣而出其或君私幸之則傳所稱嬖人賤妾要非禮所得爲也夫男女之欲有感斯動大爲之節猶或踰之每夕九人而欲天子無荒于色是益薪而冀湯之滄必不得矣或曰諸臣之妻出入宮禁可乎曰六宮之政掌于內宰內宰統于冢宰以箴德命以禮法入且天子與后異寢非后當御天子不入后之宮其入也必以夕若有賓祭之事則天子與后皆齋齋則天

子不入后之宮于禮固無嫌也又曰楊倞曰冰泮迎女霜降殺女十日一御閉藏之時禁嗜慾也愚按據此五日之御亦謂春夏時耳大約春夏五日一御女秋冬十日一御女而妻妾又以敘迭遞而時御焉此古人之養身養德而自無色荒之患也荀子作霜降迎女似誤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于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見賢遍反下同姆音茂一音母

復扶又反
齊側皆反

陳氏澔曰姆女師也

姚氏際恒曰孔氏曰妻既居側室則妾亦當然按側室妻暫居也妾則常居也何必言乎

姜氏兆錫曰此下五節言士大夫至君妻生子之禮也側室燕寢之旁室也以後文庶人無側室推之此蓋指士大夫以上與作起也姆女師也齊則不入謹齊也弧弓也帨佩巾也以此二物爲表也負抱也

方氏苞曰將娠而夫婦異居夫不自問而使人問及作而自問妻不敢見而使姆對所以彰羞惡之原存

人道以别于禽獸也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義亦如此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蓋主敬去私謹微慎獨必始于此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就蔞室太師持銅御戸左太宰持斗御戸右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銅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曰不敢以待王太子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

正才過人矣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接方如字鄭音捷齊側皆反朝直遙反射天地食亦反

王氏應麟曰賈誼新書胎教篇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棗五弧五分矢東南中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餘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則國君世子之禮新書王

大子之禮也

陳氏澔曰宰宰夫也掌具掌其設禮之具也

徐氏師曾曰士卑故言妻大夫稍尊故止言妾

姚氏際恆曰接桓六年左傳子同生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此與同鄭氏謂接爲捷捷食其母甚迂仕註謂世子生以大牢之禮接見之亦未然按生子得以接續宗祀故名接其禮用大牢以饗祀下云接子擇日是也詩孔氏謂持也以手維持其說是儀禮少牢詩懷之之詩亦同鄭氏訓爲承未然陸農師指爲斯干之詩方性夫謂使明詩者負子期于能言

皆鑿甚按賈誼新書論懸弧之禮曰東方射東南方射南中央射高西方射西北方射北其說猶近理此以中央爲天地夫射天則是商武乙也而可訓乎

朱氏軾曰三日二字當在接以大牢之上下節擇日謂擇吉于三日之內也

姜氏兆錫曰接以大牢之禮重世子也宰宰夫也具謂禮具即大牢之禮之屬負猶抱也詩承也如禮尸酢主人詩懷之之詩射天地四方志遠大也母謂母之保母也士負子特斯須之禮而已保母乃受而負之故宰以醴禮士且賜之以束帛而遂卜其可者使

乳食而養之也

方氏苞曰持負謂以手維持而承奉之義長所以別于背負也謂之負者子面嚮君而背負抱者之懷也于特牲饋食禮詩懷亦可通不可以本于緯書而廢之

齊氏召南曰鄭註接讀爲捷捷接注勝也云云按注大迂接猶見也重世子當承宗廟故以大牢禮接見之方愨謂當讀如本字是也

青史氏之記曰東以梧南以郲中以桑西以棘北以桑士旣負之乃還授保保受而負之蓋使士負者特

重其禮也宰于是設醴以禮負子之士而君又賜束帛以酬之食之乳養之也不使大夫妻妻尊也不使君妾鄭氏曰少君視與已敵不相褻以勞辱也卜吉者隨用一人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孔氏穎達曰此三日接子之禮牲牢如此若三月名子之時則與此異故下文云具視朔食

姚氏際恒曰上云三日文在接以太牢之下蓋指下士負之以下諸事也解者皆以接子亦爲三日則與

此處擇日矛盾矣于是爲之斡旋是自誤也

姜氏兆錫曰擇日謂擇三日內之日也冢子大牢自天子冢子而言庶人士大夫以及國君亦皆謂其冢子故非冢子則皆降一等也

異爲孺子室于宮中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吳氏澄曰慈母子之傅也子方生而三母已具師傅保之職也及其長則有少師少傅少保之官焉

姜氏兆錫曰諸母衆妾也可者謂凡傅御之屬可爲

師者也師教以善道慈母審其欲惡保母安其寢處

此人君養子之禮也人無事不往恐驚兒動也

任氏啟運曰天子諸侯四母皆無服大夫父在爲三

母小功食母緦父歿皆緦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

日也妻以子見于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

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

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鬌丁果反徐大果反鄉去聲楣

音眉

孔氏穎達曰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東

房與夫相對

陳氏澔曰嚴氏云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

徐氏師曾曰大夫以上特爲新衣命士以下亦皆浣衣以致潔也具視朔食以示豐也　又曰楣棟下橫木俗謂之楣枋

姚氏際恆曰夫大門此寢門也故有阼階鄭氏因上節言妻生子居側室謂此爲側室門非也下文妻遂適寢謂復夫之燕寢與下妾遂入御同不可誤泥爲以前在側室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數節又言其見子而名之之禮也鬌其所留不翦者也方氏曰或男羈女奇取陰陽之相須或男左女右取陰陽之相類貴人謂卿大夫命士以下謂適士官師之屬皆謂其妻也爲之言治重之之詞漱澣謂澣衣或治新或澣舊皆示新潔也具謂供具也朔日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今妻以子見父其禮之之供具如其禮也門側室門也側室亦南向出自房自東房而出也

方氏苞曰妻抱子出自房句房即側室于燕寢則爲東房也妻得有其室故子生于側室即于側室以子

見妾不得有其室而統于妻故見子于妻之燕寢夫及女君臨視焉以夫就妾子于側室則與妻無別也
任氏啟運曰入門鄭謂側室之門愚疑當是燕寢之門不于適寢避君也若諸侯則見適于路寢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辨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姚氏際恆曰執子之右手者卽下子能食食教以右手之意
朱氏軾曰咳嬰兒笑也咳而名之父作嬰兒笑狀齊

之至且以導其笑使若得名而喜者
姜氏兆錫曰相贊也某妻姓某氏也時是也欽敬也
謂敬以率之也咳笑容也父執手笑容而名之示慈
愛且若提命然也記識也謂識其言而教之成就也
授師子者母授以子也諸婦同姓卑者之妻諸母同
姓尊者之妻後告諸母欲名成于尊也遂適寢始自
側室而復燕寢也
方氏苞曰注謂後告諸母欲名成于尊者迂晦難通
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而必同都宮諸婦蓋子之期親
同在都宮內者諸母則或異居故告先近而後及遠

耳

任氏啟運曰子方娠而有胎敎生三日卽擇子師三月而父訓毋曰欽有帥毋對曰記有成豫敎如此其成德也宜哉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

辯音徧羊尚反　養

彭氏汝礪曰如養禮敬妻之有所出而能不負乎始饋之初意亦示將有爲人舅姑之端也

黃氏乾行曰命名卽告州閭使藏諸府將俟其長而就閭塾也以承教訓以受征役以稽德行以應賓興皆始于是古法如此安有時過後學老壯不均冒年冒籍如後世之弊哉

姚氏際恒曰諸男對上諸婦言猶男婦同族尊卑皆該之下之諸母指慈母乳母之類也註疏以諸婦爲同族卑者之妻諸母爲尊者之妻又以諸男爲舉其卑者卑者尙告則告諸父可知如其說上何以列諸母于諸婦下此又何以舉諸男而遺諸父皆是自作漏闕耳

姜氏兆錫曰宰家吏也諸男同宗子姓也藏之者以簡書子名而藏于家府也二十五家爲閭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伯州長也閭史州史掌文書之吏閭府州府掌守藏之吏藏而獻之所謂民之數而教治之本也夫入食如養禮謂入燕寢與其妻禮食如婦始饋養舅姑之禮也疏曰此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諸男尙告則告諸父可知若諸侯絕宗則不告也

方氏苞曰周官鄉遂無府史胥徒而此記有閭史州史何也二十五家不應別設史閭史卽閭胥也其職

聚眾庶旣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則兼掌史事可知矣州史必州長班序屬吏而使典司焉者故府史胥徒之數不見于周官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朝直遙反鄉去聲

彭氏汝礪曰君沐浴朝服重世嗣也

陳氏澔曰諸侯朝服元端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朝服也

姜氏兆錫曰諸侯朝服夫人如之當爲朝服展衣而註乃云褖衣者豈以見子畢即侍御于君而服進御

之衣與禮君見世子于路寢而妻妾生子皆在路寢之側室此蓋君立路寢之阼階而夫人自側室至路寢西階之下而後升也不言見子咳名之屬者詞並放此先相一條但其地則異也

適子庶子見于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適丁歷反下同

彭氏汝礪曰適子庶子者適夫人所生次子適子親弟也專言適子者君夫人所生適長子專言庶子者妾所生撫首謂以手撫循其頭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于上節謂人君見世子于路寢于

此節適子庶子見于外寢謂外寢君燕寢也于下節
妾將生子三月之末見于內寢謂內寢適妻寢也孔
氏曰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
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但
夫人燕寢對夫人及適妻之寢及側室爲在外故鄭
前註云外寢君燕寢也註疏說是陸農師謂內寢爲
適寢外寢爲路寢以鄭謂外寢爲燕寢爲非然則適
庶既見于路寢世子亦見于路寢可知不將混而無
別耶故辨之
姜氏兆錫曰庶之言衆適子庶子謂世子之母弟也

凡夫人所生皆爲適子適長爲世子其下皆爲衆子
故名適子庶子也外寢君燕寢也君燕寢本在路寢
之內其名外寢對夫人正寢處而言也無辭無夫妻
相對之辭也或問舊註謂適子爲世子之母弟庶子
則妾子也而今乃通謂適子庶子爲世子之母弟與
舊註異何也曰舊註蓋未考而失之也按儀禮公子
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註云公子君之庶子也疏云
君夫人之子第二以下及妾之子皆名庶子也則此
適子庶子正謂君夫人之子第二以下而後文公庶
子則謂妾之子也以對妾子庶子而言故別稱適子

庶子而其禮見亦特異適子庶子見于外寢撫其首
咳而名之若公庶子爲妾子則就側室以見而不于
外寢且有賜則君名之而否則使有司名之而已禮
文之明著如此舊註不明其義乃以適子二字爲君
之母弟而庶子二字爲妾子是適庶同禮非禮文之
正且後文公庶子自有見君之禮則此又不應有複
文也疏附註爲詞謂公庶子自見于側室因撫首咳
名以下其事並同適子故文相蒙也夫外寢與側室
其地旣異其文初不得相蒙況公庶子非君所有賜
則有司名之名且非君自名矣而所云撫首咳名以

下其事並同適子者又何說哉儀禮賈疏明言君夫人之衆子有庶子之稱而本經孔疏乃爲此解是附註亂經也夫本經首論妻生子見子之禮爲一條其下論妾生子見子之禮又爲一條禮文秩然不紊舊註之舛不待辯矣

方氏苞曰士大夫名子有辭而君無辭何也辭即欽有帥記有成之謂也家人情親而事近故夫婦以相勗世子之事守大矣君不得以欽有帥命夫人夫人亦不敢以記有成答君也命世子無辭則適子庶子不得有辭此禮之所以由當也君之燕寢對夫人正

寢稱外非對側室稱外也觀此則世子見于路寢明矣蓋國君尊以子見而就夫人之內寢于義未安故世子以外皆見于外寢先儒謂庶子實見于側室以與世子之弟連文故曰見于外寢記禮者不宜鹵莽滅裂至此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杜氏預曰隱疾隱痛疾患不名避不祥也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于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

餕遂入御齊側皆反

彭氏汝礪曰日一問不及妻之再問也漱澣夙齊敬事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二節言妾生子見子之禮也妾將生子不言居側室者本不居正寢故也日一問明非一日再問也不作而自問子生亦不使人問者皆從殺也內寢謂卿大夫以下適妻寢也宮室之制君前有路寢次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燕寢次適妻寢也如始入室者如初來爲妾之儀也君舊謂凡妾稱夫曰君卽承上士大夫而言也一

謂章內各君字皆指國君言之本節于士大夫亦不宜既稱夫忽又稱君也且考妻生子見子之禮皆自臣以及君此妾見子之禮上七句自說士大夫末二句自說君君則食畢徹使特餕與大夫士異禮其不在下文公庶子見君之條而先在此者因禮妾而便言之猶前言王侯大夫士之禮其子而互言庶人也其說自有理故存之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于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姚氏際恆曰上節適子庶子見于外寢此又言公見

庶子者旣加詳其禮又以見庶子自名衆子使有司名之之不同也衆子孔氏謂衆妾之子非也陸農師曰經有世子有適子有庶子有衆子適子世子之母弟衆子庶子之弟此說甚明

朱氏軾曰君所有賜謂長妾有賜秩者

姜氏兆錫曰就側室謂君于側室就見之也明與見世子于路寢見適子庶子于燕寢者異矣擯者所謂姆先相是也賜之言恩也其妾君所偏愛而特加恩賜者故其子君自名之若衆妾之子恩寵輕畧則使有司名之而已

方氏苞曰疏謂公見庶子于側室據此不知此言庶子就側室而生非謂公就側室以見子也大夫尚不可就側室以見庶子而見于妻之內寢況國君而就妾子于側室乎上文庶子見于外寢下文又曰其母沐浴朝服見于君則見于外寢明矣若在側室則何爲朝服乎

任氏啟運曰按賈誼于天子言妃抱世子自房出恐鄭義非也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又推言凡生子見子之禮也庶人無側室者夫自出居羣室以遠之而已蓋亦如各一室也故自夫問其妻若妾以迄子見其父其爲禮雖不皆與有爵者同而其有問見之禮則同也

方氏苞曰禮不下庶人而夫婦之禮則與士大夫同蓋必闈門有禮而後三族和非然則婦姑勃谿家人訢誶其流不可禦矣先王之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恃有此也

凡父在孫見于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應氏鏞曰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

而無其辭

姜氏兆錫曰父在謂生子者之父也方氏曰稱祖在爲父在據子之父稱之耳名以祖而不名以父者統于尊也

方氏苞曰祖亦名之者謂父既名子以見于祖祖因以命之也夫婦名子既有辭祖不復申之故無辭禮妣子見父謂姆相及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也家統于尊而孫之名不主于祖何也相戒勉以教子夫婦爲切又恐子孫衆多不敢以煩尊者公庶子使有司名亦此義也且舅姑不必並存設舅以欽有帥命而

婦獨置對不可也子婦各置對而別爲禮辭無謂也
即舅姑並存必舅姑別爲禮辭以命子婦而後子婦
交相命亦無謂此先王制禮所以曲當乎人情也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于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
之妻自養其子食音嗣下食母同
陳氏澔曰子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于
公宮而告辭
姜氏兆錫曰食子者所謂士之妻或大夫之妾也出
謂還也劬勞之也終三年懷抱告辭還家而君有賜
以勞其勞也食母即乳母也士卑故自養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上時掌反適丁歷反

彭氏汝礪曰三月名自諸侯及庶人之所同三日接子諸侯之所獨蓋諸侯備禮而易行士與大夫禮未必備則或待旬爲

應氏鏞曰子固以禮見于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略易通故不必以旬而見

張氏怡曰未朝食而見冢子重之也執其由手示將授以事也適庶子則朝食後見示稍後也不執手但

拊循其首而已

姚氏際恆曰鄭氏謂旬爲均非朱仲晦謂旬如字別記異聞不待三月亦非此承上言謂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旣見之後自此每旬而見蓋有慈母及食母之類示有期也若下士及庶人則妻自養子其見無期不必言矣

朱氏軾曰朱子解最直截謂三月見子旣見而後入食冢子庶子其禮一也又有一說大夫命士之子旬日而見不待三月冢子見而後入食適子庶子禮食而後見其見而名之或執其手或循其首則猶前也

此專爲命士及大夫言記禮者當禮經殘闕之後網羅舊聞博採並記未能折衷其孰是也

陸氏奎勳曰鄭註改旬爲均固非方氏亦迂朱子云旬如字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集說何不引之

方氏苞曰未食未朝食也蓋見子而後與后夫人禮食也適子則王后君夫人各朝食而後見子不舉禮食所以別于世子也禮食爲見子也未見子而先與后夫人禮食非義所安

齊氏召南曰旬而見注旬當爲均按此亦可疑應氏謂子固以禮見于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

每句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畧易通故不必以句而見似較明白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姚氏際恆曰此謂天子諸侯見子之禮也舊以上由命士以上三句合此爲一節所以子句而見之文從來不得其解今正之未食已食當如孔氏謂與后夫人禮食之前後郝仲輿以食爲朝食按上言卿大夫見子具視朔食豈有天子諸侯反未朝食而行見子之禮乎

姜氏兆錫曰此天子諸侯之禮也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者急于正也禮食後乃見適子庶子者緩於庶也執手循首亦示若重輕者然不言公庶子者其有所賜而自名之則同于適子庶子也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食食上如字下音嗣唯於癸反鞶步干反

王氏應麟曰穀以養正罔不任厥初生古者能言能食而教之自天子至庶人一也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足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淮南主術訓魏文帝成王論袁宏

後漢紀論皆用其語通鑑裴子野論古者人君養子
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亦本于此
彭氏汝礪曰同于言而唯直俞婉同于帶而革勁絲
柔則男女之異也
王氏圻曰自此至篇末總言教子之禮以見古人男
女莫不有教且其教之常預而有漸如此
陳氏選曰教以右手取其強而已唯應之速俞應之
緩剛柔之義也男用皮女用帛亦剛柔之義也
陸氏奎勳曰許慎服虔之徒皆以鞶爲帶鄭云小囊
盛帨巾非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備言人子成始成終之道也子
通謂男子女子也食食謂食其食也唯俞皆應辭鞶
小囊盛帨巾者男韋女帛剛柔之義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
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
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
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王氏應麟曰數者一至十也方名漢志所謂五方也
數日漢志所謂六甲也書計六書九數也計者數之
詳百千萬億也漢志六甲五方書計皆以八歲學之

與此不同

陳氏選曰數與方名教之智也八年入小學之時故始敎讓出入門戶後長者行之讓也卽席後長者坐之讓飲食後長者食之讓也九年教之數目以上兼男女言也十年出就外傅以下專言男子也

姚氏際恆曰內而不出以尚未有室未理男事常宜在家之內勤學而不出也出如負笈從師經營四方之類又非出就外傅之出也

陸氏奎勳曰鄭註簡爲所書篇數簡諒二字頗嫌湊不如承上幼儀訓作簡要者爲安

姜氏兆錫曰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謂東西南北也讓謙讓也數猶知也日謂朔望干支之屬以後文女子十年不出推之則十年以前之教男女盡亦畧同外傅師也書謂六書計謂九數不帛襦袴亦童子不衣裘裳之意爲太溫且已侈也帥初皆循初教也請猶請業請益之請肄習也簡要約也諒明確也

方氏苞曰始十歲居宿即于外而臨以師傅視聽言動無由接于非禮養德養身之要也　又曰衣不帛襦袴非爲太溫也自孩提至毀齒或以帛爲之及就外傅則宜示以素樸俾無紛華之慕　又曰帥初謂

帥循古先相承出就外傅之禮而不敢變易弟子職所載是也疏謂帥循初日所爲義無所著陳氏集說謂初教之方則書計幼儀非禮帥初之謂也前記適子庶子見于外寢禮帥初亦謂帥循古先相承衆子見父之禮疏謂帥循世子見于路寢之禮非也適子庶子之見事事與世子懸殊而謂帥世子見之禮可乎　又曰請肄業則授以篇章而不煩教以語言必信蓋所肄者簡則誦數歷久而不忘所以爲精知之本也所主者諒則言動不欺其本志所以爲力行之本也

任氏啟運曰尚書大傳言年十三入小學白虎通義言八歲入小學此言十年傳聞異歟或貴賤別歟抑原有不必拘者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冠古亂反衣于既反行如字又丁孟反弟音悌

程子曰舞中節射中鵠御中度皆誠也童而習之不特精其藝亦可以養其誠

朱子曰勺即酌也

陳氏選曰孝弟爲百行之本故先務于孝弟而後博

學也不敎恐學未精不可爲人師也內畜其德而不暴于外切于爲已也八年敎遜讓十年學幼儀則已知孝弟之道矣至此益加以篤行也

萬氏斯大曰敎敎者之事學學者之事十年之前知慮未開故須敎者爲主而使之學十年以後知識漸通故須學者爲主而予以敎古人六藝皆于幼時習之八年敎讓卽禮也故十年曰禮帥初十年學書計是書與數也十三年學樂舞學射御則六藝全矣讀者愼毋泥二十始學之文謂禮非幼時事也

姜氏兆錫曰樂六樂詩樂章也勺朱子謂卽酌詩也

十五以上爲成童象說見文王世子射五射御五御也禮五禮也十年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以及射御至二十學禮而後詩書六藝之學乃全則以成人故也大夏禹樂名其舞文武備以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愷行而博學次之又恐所學未精故學雖博而不敎且其凡事皆內而蓄德于中不出而見能于外抑又豈不敎而已哉此又敎以務本之意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尙左手孫音遜去如字

張子曰博學無方猶知類通達

朱子曰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方猶對也比方以窮理

王氏應麟曰古之人自其始仕去就已輕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王氏圻曰四十始仕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五十爲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也四十而始仕不躁進也七十必致仕不固位也中間三十年盡力于王事不負所學也

陳氏選曰博學無方惟善是師孫友視志惟善是取

此大學成己之事

朱氏軾曰博學曰無方孫友曰視志省文互見學學于師也無方猶云焉不學師友原無一定篤志求道者隨在可以取益故曰無方視志

陸氏奎勳曰方物猶方人之方裁度物理也

姜氏兆錫曰有室謂娶妻男事謂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學無常在可學則學之孫順也孫于朋友而視其志意所向也始仕謂下中上士之屬物猶事也比方以窮理也朱子謂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

發慮則慮不過物也服謂服習其事也從謂從君也服官政者猶言從政也致猶還也五十以下不言六十者前此禮日增後此禮日減六十則猶五十而已餘並見曲禮男尚左陽之道也

方氏苞曰友以明道輔仁故志常以友而定友之性質學行高下大小不一視其所順之友則可以知其志矣　又曰方與義以方外同義蓋有物必有則其理一定不易而又隨時異形必遇物而以此方之然後不踰矩也方物而出謀乃無過計方物而慮慮乃無邪心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陳氏選曰此教以女德也

陸氏奎勳曰婉娩當依九嬪註作婦容婉有委曲意娩有舒緩意

姜氏兆錫曰不出謂恆處內也姆女師也男子外就傅訓女子內奉姆教而已婉謂言語遜順娩謂容貌舒遲此皆敎以女德也織紝紃用之屬組亦織也紃似絛以置冠服縫中此皆敎以女工也觀于祭祀以

下又教以禮儀之大也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
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
黄氏震曰朱子周禮九𢷎辨惟稽首頓首爲引頭至
地三曰空首則頭至手不至地矣九曰肅拜最輕但
俯下手軍中拜及婦人拜也蓋古者席地而坐以手
引頭屈伏向地即爲拜其勢易也是古之拜與今之
拜不同軍中有介胄婦人有首飾皆不可俯伏故但
俯手謂之肅拜
張氏怡曰男教之陽德服男事女教之陰德習女儀

盡天下男女夫婦而曲成之此先王所以降德于兆民也

顧氏炎武曰非但防嫌亦以戒獨也皆因上厚別而言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其謂婉爲言語謬按孔氏曰按九嬪註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則婉娩合爲婦容此分婉爲言語娩爲容貌者鄭意以此上下備其四行以婉爲婦言娩爲婦容聽從爲婦順執麻枲以下爲婦功如疏之說鄭于婉字兩處作兩解但欲

遷就本文不顧所解字義前後矛盾其不足憑如此
奔則爲妾如從媵或買之未有六禮聘命卽往趨焉
謂之奔左傳疲于奔命是也非是自往而奔如所謂
淫奔者鄭氏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
得接見于君子此誤以奔爲淫奔也聞彼有禮女子
何以知其然且以有禮之人而與淫奔之人合安在
其爲有禮乎又收留逃亾之身犯大律其可笑如此
姜氏兆錫曰十五許嫁則笄未許嫁者二十而笄故
謂父母喪也妻之言齊伉儷之義也妾之言接得接
見于君子而已方氏曰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

而趨彼女尙右陰之道也

任氏啟運曰周禮仲春合男女奔者不禁蓋男女或有父兄皆亡又貧乏不能具禮先王憫其無依故立此權制然亦必關史上其名而媒氏涖其事所謂以官府治之原非苟合也高愈曰雖曰不禁而聘則妻奔則妾所以勵其守貞者亦至矣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四